

父亲的藏书

吴梅英(龙泉)

箱子打开 ,逝去岁月的气息升起在阁楼里。箱子里 ,是父亲的藏书。

箱子是家阁楼上发现。我不太喜欢这个阁楼 ,板壁漆黑 ,杂物横斜 ,难以落脚。里面放着一张床 ,有客人来 ,整理一下供客人住宿。那天 ,一帮女孩子聚在床上 ,叽叽喳喳。不知是谁看见了那只箱子 ,就这么意外的 ,毫无准备的 ,一箱子的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在一个最好的时间里 ,轰地打开 ,潮水一样 ,涌向已经能在文字里畅游的我。

最先拿起的 ,是那本有着紫色封面的《匿名信》。深紫的底色上 ,匿名信 三个倾斜的黄色大字触目惊心 ,右边是一个绿色的邮筒 ,左下角黑色的路面上 ,一辆迎面驶来的车 ,黑白线条呈现 ,车后面辐射的白色不规则背景 ,制造出一种紧张、冷峻的氛围。一箱子书中 ,只有这一本的封面色彩丰富 ,像一个衣裙鲜丽的小姑娘迅速靠近我。打开它 ,走进的却是一个灰色的世界。书前面二十几页缺失 ,我抓着人物的对白与作者的叙述进入 ,情节跌宕 ,主要人物历经磨难 ,死死伤伤 ,最终正义得到伸张 ,人民重见光明。这船到了鼓浪屿吗?时隔多年 ,书中的这句话还留在我记忆里 ,像一把匕首 ,透着一股阴寒的凶气 ,裹挟着特务分子那绿莹莹的狼一样的目光 ,让我一想起就脊背发凉。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封神演义》《李自成》 浅淡的颜色 ,泛黄的书页 ,残缺的页码。像是发现了一座图书馆 ,我把它们搬到我的房间 ,锁上锁 ,时时翻阅、抚摸、赞叹。我对我的父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 ,这种感情和我所向往的某种东西连在一起 ,它让我用一种仰望的视角去看我那原本高大的父亲。

吸引少年的我反复阅读、成功打造我一种精神品格的 ,是《红岩》。

像它所叙述故事的主人公一样 ,这本书伤痕累累 ,破衣烂衫。我必须十分小心地捧起它 ,不然 ,它那勉强粘着的封面就会掉下来 ,里面连着的几页也会随之飘落。翻动封面时 ,那不知何人用红笔重重描过的 红岩 二字晃个不停 ,像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红色信号 ,让人警醒、小心翼翼。掀开封面 ,厚厚的书脊裸露眼前。书脊下方 ,一条白色的粗线贴着书脊缝了两针 ,于中间打上死结。上方还有一道蓝色的粗线 ,先锋队一样 ,在前头打下了针脚。

是什么人给这本书施行了手术 ,它穿越了怎样的枪林弹雨才变成今天的模样 ,它给阅读的人送去了多少光明、勇气和热情?我什么都不知

道 ,也从没问过父亲。我只是一遍遍捧起它 ,一个人 ,卧在我家并不明亮的阁楼上 ,不声不响地潜进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 ,被铁的意志所激励 ,被一种崇高的精神鼓舞。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余新江 还有美丽的成瑶、可爱的小萝卜头、坚定的华子良。我一遍一遍读他们 ,一次次走进白公馆、渣滓洞 ,亲历他们非人的生活、顽强的斗志。我听见枪声直扫 ,看见鲜血横流 ,知道胜利来之不易 ,懂得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不算什么。

那时候 ,我们家在村里算不上贫困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十分节俭。我舍不得买菜 ,曾经整个星期白米饭配酱油填饱肚子 ,经常肚子饿也舍不得买一块面包饼干。我也舍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 ,冬天天不亮就起床 ,在昏黄的路灯下背诵课文 ,每一天都第一个走进教室。经常晚自修下课还点着蜡烛学习。记得一个寒冷的雪天夜晚 ,同学们都钻进被窝了 ,我才合上书本 ,拎着换下来的衣服出去洗。我走到老师宿舍的水池边 ,找了一根木棒 ,扫去洗衣板上厚厚的雪。那雪真白啊 ,在周围的一片黑暗中 ,路灯光撑起的一小块天地里 ,它是那样炫目地反射着它的光和寒 ,那样强烈地反衬我的小和弱。我明确感觉我是咬牙坚持着的 ,彻骨的寒冷 ,凛冽的孤独 ,让我颤抖。我同样明确地记得 ,有一种坚定的力量支撑着我洗完了那些衣服。一种赢得时间、战胜自己的喜悦充溢在我心里 ,温暖我的心房。

很多次 ,我感觉坚持不下去了 ,但跺跺脚我又向前走了 ,一步一步 ,一直走到 1993 年的夏天 ,丽水师专的录取通知下来。

那个夏天 ,我听见我的父亲在人前夸赞我意志坚强。他完全没有想到 ,我也从没告诉他 ,他无意间藏下的那一箱书 ,他曾读过的那本《红岩》,曾怎样开启我的智慧 ,磨砺我的勇气。我游历在那些书里 ,像游历于天空和海洋 ,穿越这个世界的光明与黑暗 ,体验生命的感动与惊喜 ,成长。

写下这些文字 ,正值清明节。我的父亲 ,已躺在龙井下坑的山上 ,等着我 ,前去拜望。

吴梅英 ,70 后 ,中学教师。浙江省作协会员。有诗歌、散文、小说在《诗探索》《诗歌月报》《品味 浙江诗人》《江南》《星河》《浙江散文》《西湖》《延河》《草原》《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曾入选《2018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2019 中国年度诗歌》。现居浙江龙泉。

落 叶

黄河(莲都)

我是一片山野间的落叶 ,安静地躺在混杂着丰收味道的泥土上 ,仰起头 ,可以看到那一串串饱满的金黄装饰的夜间 ,白云中的蓝天显得有些缥缈 ,山野间有画不完的诗意。

听别人说 ,所有的落叶都出生在秋天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体会慢慢被腐蚀 ,然后 ,自己就埋在了土壤里 ,有点固定在单调的模式却周而复始地同时发生在你、我、他之间。突然感到很可笑 ,早早铺好石子路有什么意义 ,在那一刹那 ,我突然想走出这片大山 ,我想要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想要我的人生。

同伴笑我傻 ,落叶之所以称之为落叶 ,因为它是落下的 ,是在地上的 ,我始终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我的梦想 ,期待着有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 ,终于来了。黑色填充了

整片天 ,大雨如万马奔腾之势倾泻下来 ,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很痛。风 ,终于起来了 ,它像是在发泄着怒火 ,同伴们早已躲到了大树底下。惟有我 ,在远离温暖的大地上显得有些突兀。突然 ,全身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托起 ,渐渐飞高 ,却因迎着豆大的雨 ,身体早已破烂不堪 ,意识模糊了 ,身体慢慢被拉扯开来。而我 ,却倔强地睁着双眼 ,企图在黑暗中 ,寻找到一丝光明。

近了 ,朦胧的灯光渐渐地清晰起来 ,我 ,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睁着疲惫的双眼 ,终于看到 ,那繁闹的街市与华丽的霓虹灯

我是一片落叶。

一片为了梦想而永不停歇脚步的落叶。

即使陈旧不堪 ,即使无人欣赏。

也永不放弃 梦想。

老友出游记

北纬(市直)



老吴、老陈和我 ,终于决定赴老叶的庆元之约。十多年前我们先后辞职离开电视台 ,各自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 ,当我们在小酒馆里嗨嗨时 ,总会打个电话给庆元的老叶 ,约定时间去庆元一聚 ,然后不断地爽约。生活很累 ,幸好友情长存。直到今年年底 ,我决心告别丽水 ,弟兄们认为 ,再不抓紧聚会一次 ,恐怕要遥遥无期了。于是 ,我们仨上路了 ,奔赴老叶所在的县城。

四兄弟都是跳来跳去的脾气 ,这些年换了很多工作。老陈新近换工作了 ,有点压力 ,路上还跟我们谈新工作的思路。这明显是破坏旅行的心情 ,老吴夹枪带棒把老陈刺了一通。老陈是我们当中最厚道的 ,吵不过老吴 ,不吭声了。

老吴一路畅谈他正在构思的纪录片。老吴新近获得丽水 四个一批 人才奖 ,兴致浓浓 ,想用几年时间跟踪题材 ,他琐琐碎碎计算着费用 ,越算越觉得有可行性 ,越算越兴奋。我和老陈就给他出了很多点子 ,怂恿他马上行动。

很快到了庆元。老叶没有遵守承诺 ,带领腰鼓队到高速路口欢迎老兄弟们 ,而是招呼我们去西洋殿边上的一个小酒馆吃了个便饭。老陈兴致很浓 ,随便什么菜 ,都要先拍个照 ,发给家里的女眷。老陈原来是电视摄像 ,对自己拍的照片很自得 ,我们看看确实棒 ,用光构图都到位 ,赞扬了几句。

下午去游览黄皮湿地 ,人在山水间 ,难免拍照片。躺着拍 ,趴着拍 ,跑来跑去的。老吴不看山不看水 ,就偷拍我扭着粗壮的腰身拍照的古怪造型 ,当场传阅 ,笑声把林鸟都惊飞了。老叶啧啧表扬 ,不愧是专业人士啊 ,他说 ,比当年当记者的时候还认真。我说 ,记得当年我们干工作多少有激情啊。大家一边寻觅山间小径 ,一边回忆当年 为了取一个镜头 ,我们可以负重几十公斤的摄像机和三脚架 ,爬几十里山路 ,大家想起某地泥石流灾难后 ,我们还在吃中饭 ,搁下饭碗就赶赴现场 ,比有关部门还要先到 ;想起当年找到一个好题材、做出一个好节目时 ,踌躇满志的样子 回忆弥漫着我们 ,比山顶的雾气还要浓。

晚饭安排在一家当地很有名气的小酒馆。老叶找来了新鲜的牛肝菌(夏季才有的) ,还提前一天找来大马蜂蛹 ,说要给我们补补。看着他交代店主怎么烧怎么烧的样子 ,大家不再嬉皮笑脸 ,庄重地表示感谢。我们庄重的神情感动了老叶 ,于是他也喝了酒。大家聊着过去 ,聊着今后的梦想。老叶介绍他构思的一个项目 ,他想用几年时间做一个口述实录。老吴非常兴奋 ,表示愿意一起做。我对这个题材非常赞叹 :这是一个好创意 ,一定要实现。我呢 ,从历史学研究新动向开始说起 ,阐述口述历史的价值。

桌上的酒精炉 ,添了三四次火。十点以后 ,老吴把所有菜倒在一个锅里 ,最后添了一次酒精。这是兄弟多年聚会的习惯 已经很饱了 ,不想加菜了 ,但还不想分手 ,就想桌上菜热热的 ,谈兴浓浓的。这一晚 ,我们竟然都没有喝高。

第二天 ,老叶带我们去了庆元的隔壁县福建松溪梅口古渡 ,游玩后驱车去松溪县城吃中饭。找到了一家店 ,招牌上写着 一鹅五吃 。不一会儿 ,店家端着汤上来了 ,这是第一吃 ,他抱歉地说 ,一个鹅只有这么点汤。这么点?大家看着硕大无比的不锈钢盆里热气腾腾满满当当的鹅汤 ,笑开了。然后我们就认真地喝着鲜美的鹅汤 ,就如兄弟们分别的这些年 ,我们认真地工作 ,认真地生活 ,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嗯 ,这次老友相会 ,大家都放心了 ,我们还是以前的我们。